

关系关系，关乎前途，系于命运

7天改变 你的一生

适用于职场和家庭人际关系的处理法则

[美] 詹姆斯·杭特 著

HOW TO INFLUENCE
YOUR LIFE
IN SEVEN DAYS

金城出版社

B821

How to Influence Your Life in Seven Days

98275

七天改变 你的一生

适用于职场和家庭人际关系的处理法则

[美] 詹姆斯·杭特 著 峥虹 编译

金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天改变你的一生/[美]詹姆斯·杭特著;峥虹编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03.11

ISBN 7-80084-534-6

I.七… II.①詹… ②峥… III.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0432 号

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100013)

电话:(发行部)8425 4364 (总编室)6421 0080

北京兵工印刷厂印刷

880 × 1230 毫米 1/32 6 印张 100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80084-534-6/B·57

定价:16.80 元

contents

目 录

序 曲	1
-----	---

第一天 生活,需要重新定义	14
---------------	----

●领导学说和《圣经》一样古老,又象晨曦一样清新。

●领导是一种技能,用来影响别人,让他们全身心投入,为达成共同目标而奋斗不懈。

●领导这项技能是人人可学,人人可得的,只要你有意愿又肯好好实践。

第二天 勇于打破陈规,给心灵松绑	43
------------------	----

●仔细观察周遭事物,你会发现真正的幸福必定是免费的。

●要彻底改变过去的管理组织方式,视顾客为上帝,做服务式领导,而不是“海鸥型”主管。

●服从可以治好我们过剩的自我和骄傲,它们是我们成长的最大障碍。

SAA05/07

第三天 卓越的领导人影响整个世界

66

●影响深远的领导是建立在威信之上，而威信是建立在为你所服务的人彻底牺牲之上。

●领导是由决心开始，是人类独特的能力之一，只有拥有决心，才能推动我们的行为，关爱他人，奉献自己，建立自己的影响和威望。

第四天 静下心来，参悟人生信条

85

●关心别人最棒的做法就是认真倾听别人的心声。很多人都误以为倾听就是在别人说话时，乖乖地听说就是了。还以为自己是个好听众，但是我们却经常选择性听别人说话，对他们妄下结论。

●爱是忠诚，是尊重每个人，是一个组织最强大的力量。

第五天 创建一个健全的企业环境

118

●身为领导，你得对你影响力所及的环境负责，而更要实施铁腕以贯彻你的责任，约束属下的行为。

●随时向人情户头存进感情，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健全的企业环境和个人良好的人际关系。

第六天 我们有权自由选择

138

●发展新的领导技能要经历4个阶段：无知无觉，尚未学习阶段；已知已觉，正在学习；已知已觉，已经验证阶段；不知不觉，运用自如。

●思想引导行为，行为变为习惯，习惯塑造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第七天 保持喜乐，做一个威信式的领导人

160

●我不知道你会面对什么样的命运，但有件事我很肯定：真正快乐的人，必然是那些懂得奉献的人。

终曲

175

序 曲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确没人强迫，是我自己要去修道院参加领导课程的。

世事难以预料，不是吗？说起来我可是一家大制造厂的总经理，竟然会放下缠身公务，跑到密歇根州的一所修道院，花上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乖乖地听课学习。而且还得和一屋子僧侣，每天五次定时礼拜，一起唱赞美诗、祷告、领受圣餐，过着规律的清修生活！

当然，刚开始时，我的内心免不了有一番挣扎。

不过，等到课程结束时，我的人生反而豁然开朗！

从我出生以来，“希蒙”(SIMEON)这个名字，就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

我还是个婴儿时，是在路德教会受洗的。由于牧师讲道的章节，刚好是《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其中有个人就叫希蒙。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述，希蒙是“敬畏上帝的人，圣灵与他同在”。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在离世以前会见到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即耶稣)。反正就是这一类可笑的事，我从来就搞不懂。这是我第一次(不过，绝不是最后一次)接触到希蒙。

我在八年级时受了路德教会所施的坚信礼。当时负责仪式

的牧师，会为每一位受坚信礼的人念一段《圣经》章节，轮到
我时，他竟然又为我念了《路加福音》里这段有关希蒙的章节！
当时，我真觉得“这未免也太巧了吧”！

自此以后的二十五年以来，我经常重复做一个可怕的梦。
在梦里，夜色已深，我却在墓园里迷路了，只能死命狂奔寻找
出路。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我身后紧追不舍，但我知道
那是恶灵，他想置我于死地！突然间，有一名身穿黑色长袍的
老人，从巨大的十字架后头走出来，来到我的前方。当我快要
撞到他时，他紧紧抓住我的肩膀，直直盯住我的眼睛，大声吼
出：“去找希蒙！去找希蒙，去接受他的教诲！”每每至此，我
总是吓出一身冷汗，蓦地从梦中醒了过来。

说来奇怪，连结婚时牧师用来祝福的圣经章节，都是这段
和“希蒙”有关的章节！这让我当场呆住，差一点就念错誓词，
真是尴尬极了！

但是我却不曾认真正视这些奇妙的“希蒙巧合”，它们一而
再、再而三地出现，是否真是凑巧得有些不合常理？反倒是我的
妻子卡罗琳，每每提醒我，要我注意这些现象背后的内涵。

● ● ● ● ●

时至一九九〇年底，在外在的一切方面，我都彻头彻尾地
成功了。生活称心如意，无可挑剔。

当时我任职于全球知名的玻璃制造商的一家玻璃工厂的总

经理，手下带领五百位以上的员工，工厂每年的营业额高达上亿美元。我还是这家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经理，这足以让我自豪骄傲！再加上公司对我充分授权，我得以大展身手、一展抱负。我的薪资相当优厚，还有大笔的红利。我的事业发展得再成功不过了。

就家庭来说，我和爱妻卡罗琳结婚十八年了。我们相识于印第安拿州西北部的瓦帕瑞索大学，我在那里拿到了商业方面的学位，而卡罗琳则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婚后，我们一心期待早日为人父母，但却迟迟不见孩子来报到。当时，我们夫妻俩几乎尝试过所有想得出来的治疗方法，举凡针剂、测试、穿刺、或是排卵药，就连东方的针灸都试了，但是依然无效。生儿育女的念头，始终困扰着卡罗琳，虽然屡试屡败，她却不曾放弃。在夜深人静的夜里，我经常从睡梦中醒来，听见身旁的卡罗琳低声祈求上帝赐她儿女。

为了实现当父母的愿望，历经数不清的辛酸与尝试之后，我们终于顺利领养了一名男婴。我们为他取名为约翰(与我同名)，他是我们最心爱的“神迹”。后来，上帝仿佛听到我们的祷告，就在我们收养了约翰两年之后，卡罗琳竟然怀孕了，她生下了我们的第二个“奇迹”——莎拉。

时光飞逝，如今小约翰已经十四岁了，刚升上九年级。而莎拉则是七年级。从我们领养小约翰的第一天起，卡罗琳就使出诊改为一周一天，因为我们都觉得她应该专心做一名全职的家庭主妇。一周一天的出诊，可以让卡罗琳得以暂时抛开全职

妈妈的身份，忙里偷闲一番，此外，这也可以让她的专业技能不致荒废。就算这样安排，我们在财务上还算过得去。

我们一家住在艾瑞湖畔的西北方，距离底特律南方约三十里。我们家很漂亮，屋后的码头上，拴着一艘三十尺长的游艇，旁边还放着一副滑水板。车库里停着两辆新款房车，每年全家至少出游两次。我们还定期存一笔钱到银行里，作为一双宝贝儿女未来的教育基金，以及我们夫妻俩退休后的老本。

正如我刚刚说过的，在外在的一切方面，我都彻头尾地成功了。生活称心如意，无可挑剔。

• • • • •

但是……当然……事情总不如外在那般完美。真相是，我的生活早已支离破碎、分崩离析了。上个月，卡罗琳挑明了告诉我，她已经好一阵子都很不快乐，她坚持我一定要设法改善我们的婚姻。她甚至还告诉我，从我们结婚以来，她的“需求”从未被满足过！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一切！我一直以为，我已经竭力满足她的生活所需，所有女人该拥有的，她一样也没少过。而她竟然还说我从来没满足她的需求！天晓得她到底还想要什么！而我和孩子的相处也好不到哪里去。小约翰老是在家大吵大闹的，三个星期以前，他竟然骂卡罗琳是“婊子”！气得我差一点出手揍他，还罚他禁足一个星期。小约翰视大人的权威和规矩于无物，甚至还在左耳穿了耳洞！要不是看在卡

罗琳的面子上，我老早就将他踢出门了！我们的父子关系糟得一塌糊涂，彼此之间只剩下偶尔的叫骂和点头招呼。

我和莎拉的关系也是渐行渐远。我们父女俩的感情向来融洽，我还是把她当成我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来疼。然而，她似乎也和我疏远了，常常没来由地和我闹别扭。卡罗琳经常劝我得和莎拉好好谈一谈，但我却迟迟找不出时间，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我是迟迟无法鼓起勇气。

就连我最自豪的事业，也是危机叠出。工厂里的工人，居然酝酿要投票组成工会。在那段时间里，大伙的心情都很浮躁，幸好代表资方的我们，以五十票险胜，顺利平息了这场纠纷。我虽然得意洋洋，但是老板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次投票根本不应该发生，之所以会发生一定是管理上出了问题，这都是我的错！我当然不能同意他的说法。说穿了这不过就是一群老是妄想不劳而获的工运份子，鼓动员工捣乱所惹出来的麻烦，关我什么事啊！而公司里的人力资源经理，甚至咬定我的领导方式有问题。这可真是把我惹火了！我们这位人力资源经理不过是个满嘴自由主义、只会找碴、又老是高喊理想的娘们，到底对管理大企业懂多少啊？她只会空口讲理论，但我可是实事求是啊！

甚至由我义务担任教练的社区儿童棒球队，竟在我执掌兵符六年后的今天，传出了对我不满的议论！我们这支球队几乎赢得了我们所参加过的大小比赛，在地方上也享有不错的口碑。没想到竟然有不少家长向球队负责人表示，他们的孩子打



生活之路已到危机边缘

球打得一点乐趣也没有！没错，我知道身为教练的我，是有点太严厉，对输赢也太在意，但这有什么不对吗？竟然有两家父母，要把孩子转到别的球队去！这对我的自尊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这还没完！我以前是那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啥也不想的家伙，但我现在却是酷爱钻牛角尖的。虽然我是吃穿不愁，但内心却满是烦恼和痛苦。活着这事对我来说，只剩下一堆琐碎无聊的情绪性反应。我变得很暴躁，但又退缩自闭。些许的不顺心就会让我烦恼老半天。老实说，我对谁都不爽。我对自己也不爽。

话说回来，我还拉不下自尊，向别人坦白我的感受。所以我只能继续过着自欺欺人的日子。然而，这一切却瞒不过卡罗琳。

● ● ● ● ●

卡罗琳暂时放下她的烦恼，拉着我去找我们这一教区的牧师。我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但我其实只想敷衍了事。谁都知道我一点也不虔诚。在我看来，教会当然有其不可抹杀的重要性但它们实在不应处处介入个人的生活。

牧师劝我一个人离家几天，找个地方静下心来，好好把整个事情理出个头绪来。牧师推荐了一处僻静的场所，一所规模很小、鲜为人知的天主教叫做“圣约翰”修道院。这家修道院

座落在密歇根湖畔，靠近李兰小镇。牧师还强调修道院里的三、四十名僧侣，全都遵守圣本笃所制定的规章。圣本笃确有其人，他是六世纪时的意大利修士，致力于改革修道院的生活方式。从那以后，圣本笃会的僧侣依旧过着秩序井然的生活，终日奉行祈祷、劳动和默念等三大清规。

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提议简直蠢到极点，我哪有可能答应！不过，就在我起身告辞之际，牧师突然提到那所修道院里有一位很特别的修士，他的名字是雷奥·霍夫曼，曾任《财星》五百大企业之一的总裁。我久仰传奇人物霍夫曼的大名，一直想打听他的下落。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

● ● ● ● ●

回家之后，我接受了卡罗琳给我的建议，她立刻笑着说：“约翰，我正想建议你去一趟呢！”她接着说：“上星期我看了一集欧普拉的节目，她说现在有很多商界人士，都会找个僻静之处，静下心来重新思考忙碌的生活到底所为何来。我看完后就想到了你，这不就是你最需要的吗？看来你是非去不可了！”

卡罗琳讲话就是这样！常常教我听了就忍不住发火。什么叫做“非去不可”？这到底是什么高见啊！

总而言之，长话短说，我终于勉为其难地答应，要在十月初动身前往圣约翰修道院。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害怕，要是我不采取一些行动的话，卡罗琳可能真的会离我而去。卡罗琳开车

送我去，车程是六个小时，一路上我多半沉默不语。我噘着嘴，一想到我得在枯燥阴郁的修道院里待上一个星期，我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要不是为了卡罗琳，我才不要牺牲自己去过这么悲惨的生活！噘嘴是我打小时候起就使用的武器，用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委屈。

我们在薄暮时分抵达圣约翰修道院。车子转进一条两线道的小径，接着开始爬坡，逐渐驶离湖区约几百公尺远，最后在沙石飞扬的小停车场里把车停妥。位于停车场旁的老木结构建筑，门廊的大型白色柱梁上，钉着“报到处”的牌子。

附近还散落着数栋较小型的屋子。这些屋子都是盖在几百尺高的峭壁上，可以眺望密西根湖。整个景致可说是美不胜收！但我没跟卡罗琳提。天知道，我即将要去受苦受难啊！

“老婆，家和孩子就交给你了。”我一边从后车箱拿出行囊，一边赌气地说着。“我会在星期三晚上打电话给你。天晓得，搞不好上完一个星期的课，我就会脱胎换骨，变成你要的那种新好男人，放下身边的一切俗务，出家当修士去了。”

“哈！就凭你？”卡罗琳答道。她抱住我和我吻别。接着，她就发动车子，调头驶向来时的小径，消失在暮色之中。

● ● ● ● ●

我背起行囊，走向报到处。一走进报到大厅，只见厅里摆放着简单的家具，四周一尘不染。一名中年僧侣，正忙着接电

话。他穿着一件宽松的黑色长袍，从脖子到脚全都盖住，只在腰间系了一条黑绳。

待他挂上电话，立刻朝我走来，热情地和我握手招呼。“我是彼得神父，负责管理这里的客房。想必您就是约翰·达利先生。”

“没错，我就是。彼得，你怎么会知道我是谁？”我答道。我还不习惯叫人“神父”。

“我看过你的牧师所寄来的申请书，就随口猜猜。”他笑着回答。

“这里的负责人是谁？”我内心里的那个总经理让我不由得这么问。

“詹姆士修士。他是我们的院长，已经当了二十五年。”

“修道院的院长都做些什么事啊？”

“修道院的院长是我们大家所推选出来的领导人。他对我们这个小团体的大小事情都有拍板定案的权力。有机会的话，你应该可以和他见上一面。”

“彼得，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要一间单人房。我还带了一些工作来，或许我可以用空档来处理。”

“非常抱歉，约翰。我们楼上只有三间客房。但是这星期我们总共来了六名访客，刚好三男三女。三位女士将会住在最宽敞的一号房，一位担任军职的先生已经订下了二号房一个人住，所以，你只好和另外一位男士同住三号房了。你的室友是李·布

尔，他来自威斯康辛州的皮瓦基，是位牧师。他早你几个小时到，应该已经住进去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下星期都安排了哪些祭典啊？”我问道。当然，我的语气是有点讥讽的。

“每天有五次礼拜。此外，从明天早上开始到星期六早上，一连七天都得上课。上课的地点就在这栋楼里，时间是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以及下午两点到四点。其余全是你的自由时间。你可以闲逛、阅读、学习、和你的导师讨论，睡觉或是随便你要干什么。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其实我很好奇……到底‘修士’和‘神父’有什么不同啊？”

“‘神父’是授了圣职的教会人员，而‘修士’则没有领圣职，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老百姓。不过，我们都要共同分担劳动和生活。这里一共有三十三名僧侣，大家的地位平等。当我们立誓出家时，院长便会替我们取个新名字。就拿我来说吧，我是在四十年前由孤儿院辗转来到这里。在这里受教育，立誓出家。出家后，我的名字就改为彼得了。”

后来我还是忍不住问了我最想问的一个问题，“我可不可以见见霍夫曼，我很想当面向他讨教。听说他在好几年前来到这，成为贵院的一员。”

“霍夫曼？哪个霍夫曼啊？”彼得望向天花板，喃喃地说着。他绞尽脑汁，“啊，我想到了！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他现在的名字不是这个。我想他会很乐意和你谈谈的。我会帮你留张